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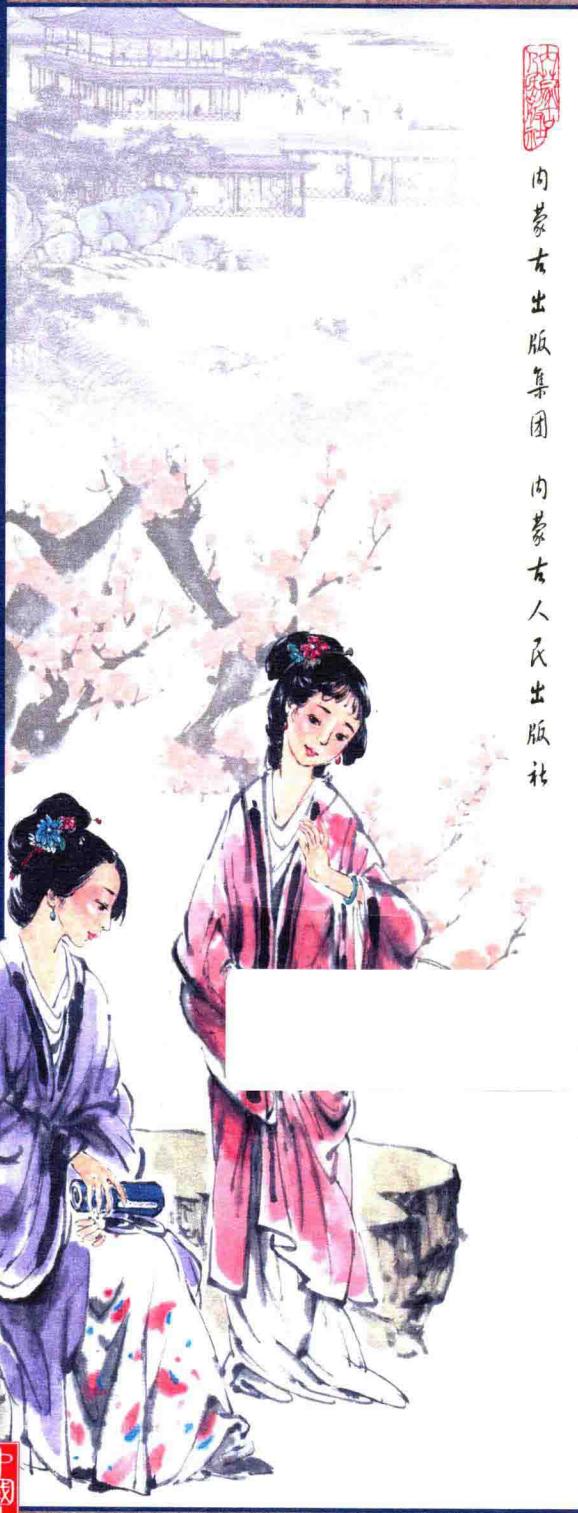
紅樓夢

【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续书集成】

【清】临鹤山人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紅樓圓夢

劉健點校

【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續書集成】

【清】臨鶴山人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圆梦/[清]临鹤山人著.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10

ISBN 978 - 7 - 204 - 13702 - 2

I. ①红… II. ①临…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1571 号

红楼圆梦

作 者 [清]临鹤山人

点 校 刘 健

选题策划 田建群

责任编辑 王 静

责任校对 贾大明

封面设计 马东源

责任监印 王丽燕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 8 号波士名人国际 B 座 5 楼

印 刷 武汉安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13702 - 2 / I · 2652

定 价 29.00 元

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0471)3946298 394626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3946120 3946169

出版前言

自从两百年前曹雪芹在一个凛冽的寒冬离开人世，他的巨著《红楼梦》没有终稿，而《红楼梦》的最后结局一直为人所猜测。在乾嘉时代，《红楼梦》因为有了程伟元的木刻本而广为流传，迎来了《红楼梦》的第一个传播高峰。而程伟元本八十回正文后所附之高鹗所续之四十回结局，虽给了《红楼梦》人物一个全面的交代，但在许多人看来，这个结局是差强人意，甚至是不合理的。于是，不少文人骚客拿起他们手中的笔，为这部未完成的巨著添上他们自己认为最理想的结局。这就在乾隆时代后期和嘉庆时代形成了《红楼梦》续书的第一个高潮。

这些续书作者，通过续写《红楼梦》，或是希望按自己的理想，赋予《红楼梦》故事一个更完美的结局，或是发挥自己的写作才能，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圆满。于是诸如《红楼圆梦》《补红楼梦》纷纷出版，为《红楼梦》再添一份光彩。遗憾的是，这些续作者们艺术水平、写作才能、思想深度均远不及曹雪芹，且深陷曹雪芹预设的窠臼无法自拔，不仅无法与《红楼梦》相企及，且大多不及高鹗续书，在当时就有“狗尾续貂”之讥。但是这些作者所希望的《红楼梦》人物都有圆满理想的结局，却是符合当时大众审美的，因而有不小的读者群，使得这些续书得以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再版，不断为读者接受，不断有人评价，且不断有人加入为《红楼梦》写续作的行列中。

到了近代，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中

国。近代出现的《红楼梦》续书和拟作，比乾嘉之时则显得更加多样化。续书作者除了按自己的理解续写《红楼梦》的故事外，有的则是借《红楼梦》的故事框架，抒发自己的社会理想；借《红楼梦》故事，浇自己块垒，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还有的更是光怪陆离，把西方小说写作技巧运用到中国小说创作中来，如喻血轮的《林黛玉日记》。当代作家亦有续《红楼梦》者，他们把现代小说技巧与现代人对古代社会的理解融入《红楼梦》世界中，别有一番风采。

据统计，《红楼梦》续书大约有近百种，但其大部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从中选择有可读性者约三十种，逐一点校出版，以飨读者。点校中，得到洛阳白河书斋晁氏藏书楼主晁会元先生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敖 堑

2015年12月于南开大学

序

世之阅前梦者，莫不感宝、黛之钟情，而愿其成眷属焉。

岂独阅者之心如是，即原其宝、黛之心，亦未尝不以为将来之必成佳偶也。及见黛玉身死，宝玉出家，无不废卷而太息，诚古今之恨事也。

兹得长白临鹤山人所作《圆梦》一书，令黛玉复生，宝玉还家，成为夫妇，使天下有情人卒成眷属，不亦快哉！且前传之所不平者，无不大快人心。至于文采之陆离，词意之缠绵，尤与前传称双绝。因亟付手民，以公于世之有情者。是为序。

光绪丁酉年春三月六如裔孙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回 禅关花证三生果	幻境珠还再世缘 (2)
第二回 西域卖珠致奇福	南州赈粟荷隆恩 (6)
第三回 贤郡主鸾诰膺封	痴郎君虹堤奏绩 (11)
第四回 谐凤卜珠环赐登	惩鸠占金伤别离 (17)
第五回 偿旧债一样葫芦	荷新封两般翟茀 (23)
第六回 秋阁感情收蕙妾	冬闺集艳拜蓉仙 (29)
第七回 子盗母青蚨尽散	弟如兄赤棒重施 (35)
第八回 怀旧德设法平反	趁新年分题酬唱 (41)
第九回 众美联袂雅制灯谜	群盗挂帆偷开米禁 (47)
第十回 幻作真征兵姽婳	直报怨拿问赵全 (52)
第十一回 再嫁婢羞侍钱筵	九秩妃欢寻寿宴 (57)
第十二回 夫贵妻荣新任赴	女淫男盗宿愆偿 (63)
第十三回 无可奈何罗巾忿缢	似曾相识团扇羞遮 (67)
第十四回 憾旧事弃婢泼水	发新令名姬选花 (71)
第十五回 暗调笑派守芙蓉祠	明糟蹋裸受桃花板 (75)
第十六回 呆霸王稠桑遭惨报	小学士醉竹荷殊恩 (79)
第十七回 评诗画风窠三集	宜嫁娶鹊渡双圆 (84)
第十八回 被肤诉侍妾含冤	剖心事太君悔过 (90)
第十九回 怡红院洗儿开宴	栊翠庵梦姊贻诗 (95)

第二十回	贾仲妃凤藻承恩	史湘云虎闹盼捷	(101)
第二十一回	孝女代忏释重愆	仙妃行权判庶狱	(106)
第二十二回	老客谈心露洋弊	中丞赴任论官常	(111)
第二十三回	天妃闸祖孙授法	仙女庙姊弟奇逢	(117)
第二十四回	林解元山祠得佳偶	芮勇士湖舫露真才	(122)
第二十五回	奴欺主王邢受刑	男作女香玉卖解	(129)
第二十六回	壮士军中求故剑	美人帐里戮殊魁	(135)
第二十七回	番邦女转世联芳	状元妻故乡撒谷	(141)
第二十八回	未免有情酬月老	似曾相识画花神	(146)
第二十九回	窈窕女投水悟前因	薄幸郎摧花膺现报	(154)
第三十回	七旬翁开筵庆寿	十二美分屋藏娇	(159)
第三十一回	汇群芳梦中说梦	结全案圆后重圆	(165)

楔 子

槐黄冠盖闹如云，圆梦先生夕又醺。
梦到圆来浑不了，圆从梦里总无分。
从他婢学体多涩，奈此儿嬉意自勤。
勘破三生归结案，安床架屋笑纷纷。

这首诗乃太平年间，有一梦梦先生做的。先生少年本号了了，因读诗到“人生若大梦，何苦劳其身”两句，他就绝意功名，不谈经史，逢人只说梦话，因自改此号。

一日，忽梦到一座红楼里面，见一姓高的在那里说梦话。悲欢离合，确当世态，实在听之不倦。因即绕这楼四面去听，说梦的不止一家，较那姓高的所说相去远甚。正在吟诗纳闷，忽见来了警幻仙子，对他笑道：“梦者，觉也；觉者，梦也。有了《圆觉经》，岂可没有《圆梦传》？我现有三十卷《圆梦传》，你快拿去顶礼罢！”那先生接来，打开看时，只见卷中端的有头有尾，前书所有尽有；前书所无尽无。一树一石，一人一物，几于杜诗、韩碑，无一字无来历。却又心花怒发，别开生面，把假道学而阴险如宝钗、袭人一干人都压下去；真才学而爽快如黛玉、晴雯一干人都提起来。真个笔补造化天无功，不特现在的《复梦》《续梦》《后梦》《重梦》都赶不上，就是玉茗堂“四梦”，以及关汉卿“草桥惊梦”也逊一筹。先生不禁拍案道：“有此一梦，何必更圆？有此一梦，何必不圆！”

要知端的怎样圆法，正文分解。

第一回 禅关花证三生果 幻境珠还再世缘

话说贾政自葬母北还，虽升任京堂，无如家中总人不敷出。

不上一年，贾赦旧病复发身故。贾琏夫妇坐草百日，不便管帐，就命宝钗协理；宝钗以节省为名，府中人逐渐散去。宝玉房中丫头，因宝玉迁怒他人——除袭人已嫁琪官外，碧痕因那年兰汤午战，水入子宫，不久得了水臌症，就不在了。所余麝月，宝钗将他配了钱启，秋纹配了锄药，春燕，他妈乞恩放了出去，已嫁了家。只有五儿誓不嫁人，情愿出去在娘家守着，无如柳嫂子小厨房已撤，毫无出息，想回南另图，告假准后，便到各处辞行。因到惜春那里，惜春见了，就命紫鹃拿脚踏与他坐下。五儿正要坐时，忽报芳师父来了。五儿本与芳官最好，便道：“你来得正好，我们要回南去了。”遂将原故说出。芳官听了，沉吟半晌，道：“你们要去，可略停数日么？我早要回家葬亲，无伴迟迟，难得婶子、妹妹要去，同行可不好么？”五儿道：“如此更好！你可赶紧收拾，我们路上更不寂寞。”遂定了一个吉日。芳官回去收拾完了，便到荣府中同柳氏母女启行。仲春天气，日暖风和，一路无话。

一日，过了露筋庙，芳官要进六闸子仙女庙那里去寻哥子，另雇了一只里河船，与柳家作别而行。那知到了原处，村落荒凉，人家非旧，芳官无从访问。天又将晚，正在徬徨，有人说道：“离这里

三里地有一女庵，你也是女菩萨，何不且往那里一宿，再细细访问？”芳官谢了那人，就把船放到庵前，将船钱付讫，携了行李上岸。

只见一林修竹，半顷荒蒲，极其闲静。忙去叩门，走出一佛婆来，问明缘故，便道：“这事要问庵主。”去了一会，出来招手道：“庵主说请。”芳官随着进去。转了两弯，将入云房，不禁大叫道：“了不得！你不是妙公么？”妙玉道：“芳妹，你别怕，我在此已久了。你且住下再说。”一面叫人将行李搬进，一面备斋。芳官无可如何，只得坐下，便问：“师父，何故在此？”妙玉道：“我尸解后才知宝、黛之事。本因情痴罚作怨偶，后来上帝却怜夫义妇贞，且深恶宝钗、袭人一人阴险异常，另有一番报应，兼因荣国府运当中兴，上帝已命林姑娘还魂，与宝二爷完聚，还要大做事业。但我已尸解成仙，不必露相，等你来交代与你。你住一两日，我指引你到他祠堂里去。你同来的人已先在那里，正好办事。”芳官听他说来如此有端有委，便住下了。

过了数日，妙玉又付他一粒定魂丹、一钱人参、四两燕窝，叫一只本地小船，送芳官到林氏祠堂去。摇了数里，已到门首。

只见五儿先在那里，彼此大惊问故？芳官将上项事告诉一遍。

五儿道：“这里看祠的王元是我姨表姊丈，因他母亲王妈妈没了，故表姊将我杨家姨母一家接了来。我们到那里知道了，故赶来的。”遂同进去，见了柳氏姊妹杨家的，就留芳官暂住，以验妙玉之言。

那芳官次晚同五儿先到黛玉坟上，只见前有一洞，中有几个大白老鼠探头探脑，见人便进去了，彼此诧异。次晚老鼠更多了，五儿令王元先向营房借一帐篷支起。到十五子时，只留王元一人在家，大家都到坟上，见一大堆白老鼠将坟围满，见人来四散走了。

忙上去看时，坟土已全爬开，并棺盖亦已撬松。五儿、芳官遂将棺盖轻轻揭起，只见黛玉已鼻端有息，眼角微开，众人未敢惊动，只听得“咳”了一声，喉中吐出一浅红色圆珠，便开口道：“这是什么

所块？快扶我起来！”柳五嫂竟有些担当，忙把预备的剪子将外绵剪断，连衾抱在藤榻上。抬到祠中，权在芳官床上卧下，即将定魂丹送入口中，用参汤灌下。黛玉面色渐渐红润起来，叫一声：“五儿妹妹，这究竟是哪里？”五儿道：“姑娘新愈，且慢慢说。”黛玉道：“我很饿，有稀饭么？”芳官道：“有。”忙将燕窝粥送上，黛玉喝了一半盏，收去。重问道：“我刚才梦中，见我们姑太太将我一推，道：‘老太太等你家去，快去罢！’我就醒了。紫鹃在那里？”五儿和芳官打谅无妨，两个遂将前事一一说明。

黛玉听了又问，问了又说，不觉已是辰牌时候，柳嫂子也进房来了。原来柳嫂子扶进房后，即到坟上收拾。棺内除衣饰外，余俱珠子，多是前世先后泪珠所化，大小不等，共有八斗有余。因一齐搬进房中，仍将坟上掩好，然后再来看黛玉。今见黛玉精神已复，不禁彼此大喜。芳官便说：“妙师说过，姑娘还魂后就到他那里说声。”黛玉亦是感激，道：“既如此，吃了饭去。我歇息一日，明日再去罢！”芳官答应了。

午后到庵，见了妙玉，将此事一一说知。妙玉道：“很好，我的事完了，这里可交给你了。”芳官又言：“黛玉感激，明早还要亲自来谢呢！”妙玉道：“这倒不必！只我这屋子里的书画，院子里的花木，颇不俗，可惜与他住几时，横竖白空在这里。”芳官不懂，只有答应，坐了半日，仍回来了。天色已晚，与黛玉说不数句，五儿已端饭进来：一碗火腿，一碗虾米白菜，一盘姜丝干子，一盘灰蛋，一盂饭，一大碗稀饭。黛玉道：“我们再世姊妹，断不可拘礼！”命芳官、五儿一同吃了。

次早起来，梳洗完毕，向祠堂烧了香，即同芳、柳诸人坐船去谢妙玉。到时，岸上佛婆、侍者乱招手道：“好了，好了！”芳官问故？齐道：“你昨去后，庵主对我们说：‘明日，我要一所块去。此地将来自有主者，此时，你们总听芳师父调度！’我们只道你们来了再去，那知早晨到房里去就不见了，正没主张在这里。”芳官听了，就同黛

玉到房，只见桌上留柬帖一张，云：“随缘而来，结缘而去。他日重逢，金牛捕鼠。”又书一封与黛玉的，上有偈言道：

绛珠菲菲，三生共依。鲛人化泪，五福之机。

恩覃棠水，名播椒闱。青梗有客，跨凤而飞。

小星三五，让月腾辉。旌旗双引，西浙南畿。

海山甲子，白首同归。红楼圆梦，敬告湘妃。

又有三小缄，多注明日子，临时才发的。

大家叹息良久，芳官道：“我一人在此也怕，那边屋子也窄，姑娘何不也搬了来？”黛玉道：“我是再世的人，早有出世之意，如此甚好！”芳官道：“看这偈言，姑娘出世是不能的。妙师父原说借你，不如且在此住下，再打发人去荣府送信。”柳家的也说：“很是！”

要知黛玉毕竟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回 西域卖珠致奇福 南州赈粟荷隆恩

话说黛玉与五儿一千人同搬到竹林庵后，随即打发王元进京，到荣府中送信。王元在路晓行夜宿，不止一日，到了都中，直投荣府。只见大门上静悄悄的，王元深知规矩，未敢擅入。

等了一回，林之孝出来见了，彼此拉手问好，因问他为甚北来？王元就将黛玉还魂一节说了一遍。林之孝甚为诧异，便道：“老爷现在衙门里去了，就来的。来时一同去回。”不多一刻，见抬了一乘绿呢轿子来，后面跟着骑马的数人，到了二门，下了轿进去。随有几位司官也跟着下了车。进去画稿。林之孝等公事完了，方同王元上去请安。

贾政一面看信，一面道：“奇”，又问了王元一回，道：“你且住着，我商量起来定局。”即到上房，王夫人已得了信，道：“这作何办法？”贾政道：“老太太嫡派只这外孙女，既然重生，断无任他住尼庵的理，必须接来。但所遗衣饰，太太可捡出来，派定女人同去。外边我自与琏儿商量定了，就差人同王元去。”说着，仍到书房去了。

那时，李纨、宝钗、平儿等都在上房议论纷纷。平儿道：“林姑娘与紫鹃最好，衣饰等物只他明白，打发人去，他是必要去的，但四姑娘处又没人，怎好？”恰好惜春同紫鹃也进来了，大家又说了一回。惜春道：“紫鹃本林姑娘的人，我没有占他的理，其余诸人又未

必情愿。”宝钗道：“我想入画是你旧人，本无甚不是，不如且叫他来做伴再商。”王夫人道：“很是，但要再派一成房家人，路上方便。”平儿道：“李贵的媳妇雪雁，也是林姑娘旧人，叫他去便了。倒是林姑娘的衣饰，已当十之七八，此刻赎起来不菲呢。”王夫人道：“只好拣要紧的赎了些去。”随命紫鹃跟了薛、李二人，清厘当票。平儿去告诉贾琏，打算银两。

过了两日，李贵夫妇同紫鹃、王元四人叩辞起行。贾政因恐黛玉来时盘费不敷，适甄国公新调了两江总督，遂写信托他照应。李贵等一路无话，到了清江，忽听得荷花荡口子开了五百丈，下湖一片汪洋。这一惊非同小可，急忙换船赶来，到庵前一看，安然无恙，方才放心。

却说黛玉在着庵内，因妙公所留第一缄，已经届期，拆开看时，乃一首七绝云：

明珠一粒宝中涵，月黑风涛仔细探。

侍女牵萝太寒乞，从兹豪贵冠江南。

下细字注明“六月朔日，将珠悬挂门首，勿误！”黛玉因命柳家将所留明珠取出：大如鸡卵的六十粒，大如桂元的三千余粒，次如蚕豆、白豆者不计其数，共有十万八千粒，分别收起。

恰好五儿的姨妈杨家的来说，他男人杨朴洋行里有几个碧眼洋人，因望气知庵里有宝，特来求看。黛玉知有些来历，就将异样顶大的付看。他大惊叹绝道：“宝应湖中本有五宝，今庵主已得其三，无可希冀。只内如葫芦上半截的这珠，乃我国龙华塔镇塔念珠的佛头，后来被毒龙攫去，遍寻不得，今亦在此，如肯卖时，情愿重价。”柳嫂子进去回明，黛玉想留之无益，便叫他将这里宝珠一一指出；那珠就送与他，不必论价。

那人大喜，便道：“那绛珠乃护身却病之宝，那黄色的是蛇珠，能定风辟火，那黑色的是蛛珠，能破雾辟兵。”其余怎样的是夜光，怎样的招凉，怎样的是珠母，一一说个明白；又道极细碎的叫珠尘，

若烧令存性叫元霜丸，可染须发并令速长。因道：“我本想在此做些事业，故开此洋行，并在甘泉山石仓库米十万石，以俟时来。今物既有主，又承送我佛头珠，我立刻要回本国，另图事业。愿仿扶余王遇张一妹故事，将洋货店本廿万及米十万石送与庵主，以结后缘。”黛玉初不肯受，当不得那人晚上将锁匙、帐簿分别封固送来，自己已飘然去了。

黛玉只得命柳嫂子及芳官前去，和杨朴逐一点收暂管。

那知到了五月三十，风雨大作。黛玉想着缄中话，傍晚将所藏蛇蛛珠挂在大门。到了三更时分，只听得风涛声、呼号声不绝，不敢开看。直至初一下午，水也渐落，天也晴了。杨老敲门来说：“昨夜，外面人家已冲去无存，只有庵后几家仗庵挡住，得以无恙。”大家诧异。

隔了数日，忽有人叩门，芳官只道是王元回来了，开门看时，却是本图保正。因本县要下乡勘灾，来借公馆。芳官不依，保正道：“明日同了公差，硬来铺设，看你依不依？”芳官回了黛玉，正没理会。

次日清晨，打门乱响。芳官道：“又来了。”及出问时，恰是紫鹃一干人，忙开了进来，彼此问好。芳官道：“姑娘没起来呢。”正说道，五儿出来道：“姑娘请紫姊妹进去，雪姊妹早有别的主子，不必进去。”雪雁红了脸道：“这怎么说？”紫鹃道：“姑娘的脾气你还不知？我先进去，自然替你再回。”

随同五儿进去，见了要行礼，黛玉不肯，拉手哭了一会，便道：“我同你是再世姊妹，此后别叫姑娘。”紫鹃只得答应，又替雪雁回了。黛玉沉吟半日，道：“既如此，外面见罢。”

黛玉出来，雪雁忙赶上来，黛玉道：“雪姑娘是客，快请客位里坐。”雪雁听了，忙跪下道：“奴才与紫鹃一样是姑娘旧人，姑娘还要一视同仁，何苦糟蹋奴才？”黛玉道：“紫鹃那里比得上你，你——我未死已爬上别的高枝去了。”雪雁知话中有眼，忙碰头道：“奴才知



罪了。这都是凤二奶奶诡计，姑娘可怜奴才上了当罢了！”说了又碰头。黛玉叹了口气道：“且起来，里面说话。”

五儿又替王元等回了，他们三人就在院子里行礼请安。黛玉道：“来得好！地方正在此放肆，为借公馆要拉芳官到官呢！”

李贵道：“本来老爷有书给制台甄大人，托他照应。甄大人现在查灾在扬州，明日带了书去告诉，看他还敢放肆么？”黛玉道：“也好，你们就去办，省得费唇费舌。”随同紫鹃等进去说话去了。王元便让李贵去吃饭，饭后即向甄大人处投书。

次早王元到庵，只见保正同了几个公差，在殿上吵着。王元上前相见到：“这是林府的家庵，休得混闹！”保正道：“什么家庵不家庵，你来管，就锁你去！”那几个做歹做好，正要讹钱，忽见门前又来一船，走上一个来，道：“王老二，怎么样？”王元道：“他们要拿我呢！”后面一军官，拿起马鞭向保正就打。保正正待发作，又一个喊道：“还不给二太爷们请罪！这是大人亲戚，昨晚去投了书。大人大怒，连本官几乎要参，求了个难，才差这位副爷来看，你还不懂事？”众公人看时，却是本县兵房。大家慌了，方向李、王哀求。王元道：“谁叫你太狠？这回儿知道了！”随进内，回了黛玉。黛玉道：“得饶人处且饶人。”众方散去。李贵又回：“昨制台门上说，奉旨来勘灾的就是我们大人，约月里可到。”黛玉命李贵歇息数日，即赶上去。随后将不再来京缘由，写成一禀，令往探投。

李贵行至山东境上遇着贾政，投了书。贾政命先回庵，俟到扬后再亲自去看。黛玉得信，日在庵中等候。不一日，报贾政到庵，黛玉连忙接进。行礼毕，在中堂坐下，便亲送了茶，方才侍坐。贾政道：“王元来说，姑娘回过来了，我同你舅母喜欢得了不得，就来接你。怎么说不来？就外道了。”黛玉站起来道：“甥女小时在府里，蒙老太太同老爷、太太待如亲生，感激不尽。后来不善调摄，以致夭折；又蒙殡殓送回，实在无恩可报。但回生过来，世缘已淡，且思前事都如梦中，决计在庵焚修，不再受红尘懊恼了。”